



現代英國詩人

費鑑照著



序

三年前在南京中央大學講『現代英美詩』，鑑照也在班上，他對於現代詩人發生興趣，據他說，當推源於那時候。但這還不是我賴不掉寫這篇序的唯一理由，因為在後他陸續的撰這幾篇論文，實在也是我的慫恿居多。九篇文章每篇脫稿之後，我都看過，其間的見解，有與我符合的，有使我驚喜而慚愧，因為是我沒有悟到的，總之，全是我所贊同的。現在論文已經彙聚起來，快要付印了，縱使沒有作者那不容情的無數次快郵的催索，我也知道這篇序是不能不作。

祇是，鑑照，我真得向你請罪。你知道，我並不惜為你破戒作一

篇序，所以遲延着老不動筆的緣故，可以分作兩層講。第一，懶是無可諱言的。第二，序我真不知道如何作法。對於英國文學的興趣早就綫裝書劫去了，哈代是什麼一套腔調，梅奈爾是一種什麼丰姿，幾乎沒留下一點印象。如果作序不能在內容上說幾句中肯的話，那麼這序我怎麼敢寫呢？但是，我感謝你的逼迫。因為要作序，這纔從朋友處找到一兩種現代詩的選本，涉臘了幾晚，（那幾晚的惇受不用提了！）結果是恢復了談現代詩興趣，雖則作序的把握還不敢說有。關於現代——姑就本書的範圍講——英國詩，最近我有一點感想。

當然一提到『現代』兩字，中國人的腦經裏必浮現着一幅有趣而驚人的圖畫：青面獠牙，三首六臂，模樣得怪到不合常理，因為那當

然是具有一套不可思議的神通——瞧那樣子便知道。本書講的是現代詩人，而英國最值得講的幾位現代詩人，不幸都沒有進化到那程度。關於這一點，我想本書的作者也是沒有辦法的。其實屬於前一種意義的現代詩人，英國不是絕對沒有，不過一般人都不能舉出他們的名字來。

本書所提到的，除奈陀夫人外，那八個英國詩人，在他們文學史上的位置，却大都已經站穩了的。作者挑出他們來討論，所根據的倒是公論，不是偏見。依我個人的意思，或許要抽出白理基斯來，換上一位 W. H. DAVIES。但這也無大關係，因為這人守舊的程度並不次於白理基斯，這人有點像跟 ROBERT BURNS 學。

我們這時代是一個事事以翻臉不認古人爲標準的時代。這樣我們便叫作適應時代精神。牆頭的一層磚和牆腳的一層，論質料，不見得有什麼區別，然而碰巧砌在頂上的便有了資格瞧不起那墊底的。何等的無恥！如果再說正因墊底的磚是平平穩穩的砌着的，我們便偏不那樣，要豎着，要側着，甚至要歪着砌，那自然是更可笑了。所謂藝術的宮殿現在確乎是有一種怪現象；豎着，側着，歪着的磚處處都是。這建築物的前途，你去揣想罷。

認清了這一點，我覺到現代的英國詩纔值得一談，而作者揀出本書所包括的這幾家來討論，更足見不是沒有標準的。這裏所論列的八家：哈代，白理基斯，郝思曼，梅奈彌，夏芝，梅士斐，白魯克，德

拉邁爾，沒有一個不是跟着傳統的步伐走的。梅士斐的態度，在八人中，可說最合乎現代的意義，不料他用來表現這態度的工具，却回到了十四世紀的喬塞。講守舊，不能比這更守舊了，然而除了莎翁，英國詩人中能像 DAUBER 與 WIDOW OF THE BYE STREET 的作者那樣訓釋人生的，數得上幾個？

不但梅士斐如此，祇要你撇開偏見，自然看得出這八家與傳統的英國詩差異的地方都不如相同的地方多；那差異實在不比八人間相互的差異大，也不比前人中例如華茨渥斯與柯立基間的差異大。大概詩人與詩人之間不拘現代與古代，只有個性與個性的差別，而個性的差別又是有限度的，所以除了這有限的差別以外，古代與現代的作品

之間，不會還有——也實在沒有過分的懸殊。

差異當然比從同打眼些。抓到打眼的一方面，姿意的發揮，鬚鬚其餘一面完全不存在似的，這是談斷代文學的通病。這樣談文學，談任何時代都不行，而在目前時代談現代的文學，這樣談法，尤其不妥。所以雖知道現代英國詩與古代不同的地方不少，我仍不願在那一方多講話。如果矯枉過正也是在討論文學上有時不可避免的一種方法，那麼，我今天用這方法來介紹本書，想來必是鑑照所容許的。

若是人還不明白，還要問到底爲什麼要扼重那袒護傳統的從同性？不斷的改革，不斷的求新，豈不更可貴？那麼我就好說這道理非同英國人不可。在詩上，正如在許多事業上都能出人頭地的英國人，

許是天賦給了他們一種特殊的智慧。對那暴躁，輕佻，或因喪心病狂而失掉智慧的人們談這一套，從那裏談起！

關於正在那裏爲祖國爭獨立自由的奈陀夫人，我們應該體帖并尊重她自己的意見，把她請到附錄裏去，爲的是好和英國詩人分開，使她不致有被誣爲英倫的臣僕的嫌疑，雖則她所用的是她的敵人的文字。夏芝又當別論，愛爾蘭與印度的情形，究竟不同。

開一多二十年二月二十五日，青島。

自序

我在中央大學十七年度學期結束的時候寫了論德拉邁爾一篇論文，交給一多師。他看了我批評德拉邁爾的一首詩 SILVER 以後，他說我的意見正與他的相同，他要我拿它寫成中文送給新月，並且囑我替新月再寫幾篇現代英國詩人。他願意拿他的書籍借給我；倘使我遇到困難的時候，他願意幫助我。我受了他的鼓勵與幫助，在暑假裏鼓着勇氣寫成四篇，先後送給新月發表。暑假後我離開了南京到武昌任事，差不多一年沒有寫。後來我趁着興致來的時候，又寫成五篇。先

後共成十篇，其中兩篇——郝思曼與哈代——沒有發表過。這十篇裏除了台維斯一篇以外，其餘的九篇都收集在這本小冊子裏。

關於這九篇我有兩件事要申明的：第一，每篇裏關於作品的批評有些是我個人的，有些是別人的。別人的意見，我現在沒法註明，因為寫的時候我沒有拿它們記錄下來，現在這些書又不在手頭，我無法查出。這裏我應該向他們表示歉意！第二，我拿現代印度女詩人奈陀夫人放在英國詩人的附錄裏。在印度反英運動高潮的當兒，加之，她又反英運動的一個領袖。她一定會不願意我這種歸類。但是，我也有相當理由的。她的詩受英國的影響很大，又是用英文寫的；況且在事實上印度還沒脫離英國的統治。從這三點說，我不是完全沒有根

據能？

我寫這九篇的時候，我的老師們，聞一多先生替我修改文字和給我許多提示，時昭宏先生替我改過文字和給我關於寫法的提示，梁實秋先生也替我改正幾處。一多師差不多每篇都看過，他爲了我破戒寫序，他對我的盡力最多。在付印的時候，又承浚叔華先生替我寫封面。我在這裏向他們表示誠懇的謝意！

一九三一。四。八。武昌武漢大學，

現代英國詩人目次

聞序·····	一	七
自序·····	一	四
一 梅士斐爾特·····	一	二八
二 哈代·····	二九	七八
三 白理基斯·····	七九	一〇二
四 郝思曼·····	一〇三	一二〇
五 梅奈爾·····	一二一	一三六
六 白魯克·····	一三七	一五六

七 德拉梅爾……………一五七——一六八

八 夏芝……………一六九——一九六

附 錄

奈陀夫人……………一九七——二一四

桂冠詩人——梅士斐爾特 1878--

John Masefield—The Poet Laureate

今年四月下旬英國桂冠詩人白理基士刊行他的長詩——美約以後，不久他就去世了！五月初旬英皇任命梅士斐爾特爲英國的桂冠詩人。梅士斐爾特是現代英國的上乘新詩人。他的作品方面很多，並不限於詩一種。他除了作詩以外，還作劇本，小說與批評的文章。但是這類作品中，詩要算最重要。他的劇本與小說等容許後代不去傳誦，但是他的詩一定能夠給後代品吟的！桂冠詩人是國家對於詩人一種最高的榮譽。被任爲桂冠詩人的，一定要有很高的才藝。梅士斐爾特有很

高的才藝。所以被任爲桂冠詩人是確當的。本篇敘述他的身世，他的詩與其特點，和他詩人的地位。

一八七八年梅士斐爾特生於赫亞福特州的一個中等家庭。他性情喜浪遊。家庭雖可供給他受高等教育，他却依順他的性情，不願受學校教育的束縛。他父親是律師。他不願過有規則的生活，所以他繼續他父親律師的職業。早年隨着性之所歡，漂泊海上。他曾經與一個船主訂約當了幾年的水手。他所有海上智識都是在此時得的。這種智識對於他的詩關係很重要的。因爲，海是他詩的脊椎。一八九五年至一八九七年他住在美國，窮極潦倒，幾乎飯都沒有吃的。在這種窘迫的經濟狀況之下，他不得不做工去維持他的生活。長期的工作，不

容易找。爲着維持生活起見，他無論怎樣零星的工作，只要到手就做。這種困難的情形，我們也用不着驚奇。因爲一個孤獨的外國人，不如是就不行。他曾經在紐約哥倫布旅館充當三等侍役。後來，又在紐約的附近揚葛村 Yorkers 一家酒館裏當堂官。他雖是忙着衣食住的問題，還是一心一意的想讀書。此時他的興趣已經注重詩的方面。他買了一本巢塞的詩集，在百忙之中偷閒讀詩，不肯讓時間蹉跎過去。這樣他漸漸地認識英國的『詩父』。以後，巢塞對他有很大的影響，到了二十八歲時候，他的靈魂中詩的種子，受了像春雨一般的巢塞的灌溉，漸漸地萌芽了！他回到英國的時候，韋廉夏芝的兄弟約翰夏芝鼓勵他作詩。他本是想作詩，受了鼓勵更加熱心。這時他也已經

決定向詩的一方面進展了。一九〇二年他刊行海上歌謠 *Salt-Water Ballads*，一九〇三年刊行歌謠 *Ballads*，裏面所有的詩都是用日常語言寫成的。一九一〇年刊行詩和歌謠 *Poems and Ballads*，越年十月在英國評論 *The English Review* 雜誌上發表一首長詩永久的仁慈 *Everlasting Mercy*，這是歌詠人類感謝上帝給他們的豐收。在這首詩沒有發表以前，他沒有得到一般人的注意，在作家未成名時，往往要受世人的白眼。永久的仁慈發表以後，他頓時成名了。他不單驚動了英國的藝術界，並且引起世界藝術界的注意。大家都承認他是上乘的作家。這首詩寫一個沒有多少價值的人竟得到福利。據他自己說：他寫完這篇敘事詩以後，他想寫一個與此相反的故事。有了這個念